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懋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何茹連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一

餘姚黃宗義編

辨二

夷齊辨

郭造卿

尚論夷齊者當觀之三仁三仁與凡為殷臣殊既尊尊
親親居元子太師少師不能易位而去不能潔身而奴
不能匡君而死其同仁焉何居盖死生大矣而莫難於
得死故微箕議去留于未嘗有異辭微曰耄遜于荒箕

曰我罔臣僕干曷曰必死于諫乎夫諫非臣之幸必不聽乃去不幸于去者奴不幸于奴者死死而君臣恕觀貴戚則國可知矣倘死者與之奴奴者與之去焉其有去而請奴奴而請死者乎非惜身也為愛國也奴而周戢于西土尚為其諫之或悛死而兵觀于孟津則知其言之始絕是身關國之存亡寧忍以死而塞責哉觀戢黎及箕子篇祖伊但警紂曷嘗以咎周微箕傷殷之必亡未嘗忌周之必興苟可以無死于其有以異乎蓋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非社稷而死之謂何必君命無所逃
斯蹈仁而死矣何必同况於夷齊乎身非貴戚何以死
為若任綱常懼亂賊自軒轅放伐以來三聘五就為已
任乃壞綱常之備為長亂賊之階矣彼卜隨務光者其
義不已高乎亦有疑其誣者乃不疑于夷齊豈未觀之
三仁及乎孔孟之旨哉孟言非其君不仕避居北海以
待天下之清將就文王而養老焉孔言餓於首陽之下
未言所以餓而死者且稱之曰逸民寧非不降不辱因

避紂而餓乎史從為之辭而有叩馬之諫及采薇之歌以死於不食周粟則會朝清明非其君而天下清不可待矣亦有言其遜國者史並採之以為傳孔何以稱秦伯而不少及乎此若以齊景並言因衛君而問也觀彼之得國則此失國可知然好名能以千乘讓為聖之讓而何怨故稱是用希者謂不念舊惡而已其何以失國未嘗言之矣蓋紂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皆有國者也而孤竹無聞世多以為讓事之有無不可知而于諫伐

乎何有故孔謂求仁得仁而有可有不可孟謂聖之清者若隘君子不由也然風為百世師廉頑立懦而已未嘗言遜國而況於諫伐乎聖賢所論如此他不敢知之矣且史於伯夷削大老之事其齊世家尤譎故讀者疑之善為之辭者蓋有三人焉王充曰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行耦而伯夷操違羅大經曰鷹揚叩馬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處東海之濱者進以功名濟世處北海之濱者退以名節勵世豈故相為矛

盾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曰義士可見矣唐順之曰夷之歸周歸文王也文王終身事殷故夷叩馬而諫夫子稱文至德而未盡善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不嫌其同於父而不同其子亦不嫌于太公始同而終異也然則遷之說亦未可以為誣哉按太公為大老興渭之年可考而伯夷共稱焉乃其年則何如詎鷹揚獨遺乎一老下車不聞有異典倘叩馬有是事也既知其為義士豈以為紂之所播棄而以同于頑民歟然嘉亡國之守節三

代以下之主類能之况十亂克廣德心而武王之稱義
師哉若叩馬無是事也然有讓國之義在焉則天下惟
二老太公何忘于斯即未嘗與同事亦必相聞矣下車
不表此而表者何人哉夫既同避於亂世而不同出于
清時則或當就養之後而年不待或當文王既歿而歸
首陽影響無傳久矣故不見于周書及孔孟之言焉必
如史所云則以三仁而論二子彼諫而戮者本出於不
幸諫而餓者實其所自取意之也非仁也故益言夷尹

所同淮南子謂異道同仁者是也乃於龍戰之郊而抗
鷹揚之師非惟勢所不行於義無乃不可乎謂始與太
公同其父而終與太公異其子者心雖不可知事則未
嘗有也其可以事所無者而斷其心之所必有哉予故
不敢舍孔孟而為之辭

壘辨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
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壘遂命曰天

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
六面方正螭紐李斯撰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
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
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
微玷董卓之亂帝辨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宮井
中哀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
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
聰聰死傳曜石勒弒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於鄴閔

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之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給
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方且以璽不
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給得
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
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併而堅
見擄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當日不與且復給之
曰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
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

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
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
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
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
梁也自云得璽于魏州僧僧得于黃巢亂唐之時而莊
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
之璽又不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
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

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
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
得喪存毀真偽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
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于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
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
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
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
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

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于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哉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玉大二寸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

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
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
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
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
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
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
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幾禍端永絕

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古禮尚右辨

童軒

古禮尚右歷上下二千餘年莫有覺其非者至我朝始
以左為尚蓋順天之經地之位也何則日月行度二十
八宿經天莫不左旋地之方位先東而後西先南而後
北是皆以左為先胡人道獨右尚乎嘗考之書甘誓左

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太甲左右
惟其人說命王置諸其左右詩關雎左右流之左右采
之左右芼之文王在帝左右棫樸左右趣之常武左右
陳行有客左右綏之裳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
君子有之是三代之時一皆以左右為序固自若也奈
何春秋戰國而下禮俗壞亂上下陵逼始有以右而尚
左者果禮耶按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入門
而右主人入門而左此尚右也獻粟者執右契疏謂右

者先書為尊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先言右後言左此尚右也詩葛屨宛然左避傳謂讓而避者必左彤弓鐘鼓既設一朝右之我將維天其右之又曰既右享之時邁實右序有周此尚右也

彤弓皆昭王以後之詩故云

左傳襄十年王叔陳生伯輿爭政王

右伯輿晉士匄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此尚右也大學曰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先言右後言左此尚右也趙史載閻相如請秦王擊岳之

事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在庶頗右頗曰吾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居吾上吾羞為之下此亦尚右明矣秦紀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蓋當時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也又漢書孝惠帝五年以王陵為右丞相以陳平為左丞相孝文帝元年以陳平為右丞相周勃為左丞相俱以右居左上又文帝時田叔等十人隨趙王至長安上召與語廷臣無出其右者遂拜為守晉史吳士拜元帝於道左亦皆以右居左上自是歷代

相沿至元世祖以安圖為右丞相位在百官之上未嘗
改也故稱治道者曰稽古右文稱氏族者曰名門右族
謂非正之術曰左道謫官曰左遷不適事宜曰左計莫
不以右為上以左為下惟禮記國君升車居左御者居
中勇士居右蓋勇士主執兵便於擊刺非尚左也嗟乎
先王制禮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女子生而設帨於門
右是謂女不可以先男右不可尚左此天之經地之位
也可萬世行之而無弊也或概謂古今禮皆尚右豈其

然乎

談命辨 童軒

或有問於余曰談命之術果有之乎余曰命在有無之間非術數之所能知也何以明之語不云乎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得之有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此皆所謂有也唐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同犯三刑南陽貴臣何必俱當六合本朝宋太史景瀛曰

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然
而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哉此皆所謂無也曰
然則歷代有以術數鳴者如司馬季主李虛中珞琖子
徐子平者彼皆妄與曰予有明徵焉本朝揚州人高公
穀與松江人李昂者甲子同物也公以永樂辛卯中應
天府鄉試第九十五名未上春官丁外艱李昂是年落
第後甲午亦中應天府鄉試第九十五名既而乙未同
中會試高公第五十四名李昂第五十六名廷試俱三

甲進士高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中書陞侍讀學士
李昂觀政刑部除主事陞郎中品級崇卑亦頗相等無
何昂死矣時年四十有餘後高公官至少保年八十二
始卒昂死之日有子五人高公至七十餘始舉一子今
為南京戶部員外郎此非術數之所能知也予又得二
人焉泰和單昂與金溪王稽俱江西人而甲子亦同物
也二人癸酉皆舉鄉試甲戌俱第進士同日送大理觀
政同日除評事後單昂奉命獻刑闕中事竣死於途王

稽是年亦遭重疾不死尋除僉河南按察司事又數年致仕今尚在齒且老矣此非術數之所能知也由是觀之謂命為無四人者始焉何同也謂命為有四人者終焉何不同也此命所以在有無之間也然予又嘗考四人者之行矣李昂為人心險而多詐好以智術籠人其居刑官出入重輕必有悖乎天理者况其身死之日田園布野金帛盈室則其行有可知矣此其所以歿也高公居翰林存心正大非賢不交非義不取聞有階宦官

以進用者則嚙齒罵曰此真穿窬輩也又嘗見其所刻
詞翰印章有曰以清白遺後人則其行亦可知矣此其
所以壽也單昂王稽人品不大相遠第單昂獄刑閩中
時人謂其行囊大有所獲是其刑罰出入必有不訖於
當以欺心者此其所以死也王稽雖無大獲亦無大繆
之事此其所以壽也故即四人論之由前則謂之有由
後則謂之無此命所以在有無之間也或又曰所謂命
者富貴貧賤得喪通塞俱一定而不可易是也今若子

之言則是命者有時而不定矣然子言亦有所本乎曰
有文中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余又嘗與一術士談及四位皆同之命余問後來
不同何耶術士曰地有南北故耳余因舉高李皆
南直隸人單王皆江西人問之術士曰雖生居一
鄉一里間亦有南北矧王畿千里與一省乎余又
問人家有嗣生二子同出一母此不可以南北分
也然亦有貧富壽夭不同何耶術士曰往往為先

生者奪其元氣故先生者富後生者貧先生者壽
後生者夭又當以此論也余曰周有八士四乳八
子皆賢此又何耶術士語塞因併錄之

辨周子太極無極圖出周易列子

童軒

周子無極太極圖其原蓋出周易列子雖文公鶩湖往
復之辨吳草廬論數千百言皆不言其所本以為無極
者無形之理太極者至大之理是固然矣不知果能外
於周易列子之旨乎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天地
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今圖曰此所謂無
極而太極也又曰五行一陰一陽太極也又曰乾男坤
女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萬物一太極也又曰易有
太極如此者謂非本於周易可乎列子有曰昔者聖人
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于無形又曰天地含精
萬物化生太極含天地者亦如天地含萬物也含萬物
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今圖曰太極本無極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也又曰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萬物
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如此者謂非原于列子可乎由是
觀之是知圖之太極者即周易所謂太極也圖之所謂
無極者非列子所謂無極乎先儒謂周子不階師承默
悟道體蓋有悟於此耳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程敏政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
刪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桎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

深考者以為實然爾夫燾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燾為
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錄之事載
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
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為避遜太
祖下階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截雪為截地
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錄出于僧文瑩之傳
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羣臣環瞻
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略

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夫燾既刪潤之為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謂太祖有病命內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為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截地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覆致詰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先後本以為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瑩反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桎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桎止據

燾之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俄而
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駭人之
聽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于
癸丑帝崩之後而桎以屬之壬子且并去召德芳之事
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牴牾
強合於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齋宋
論復指桎所書者以為太祖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
不考又出桎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

實錄載之紀聞又出溫公事當不妄燾并疑德芳非宋
后之子則過矣德芳在當時年最少育于宋后或為所
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于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
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而文瑩可黜召德芳之
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燾之刪潤盖有意著太
宗之惡姑引野錄以藉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則臆
度之太過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爾史稱燾博極羣
書其為長編專務廣采擇焉不精殆有所不免也若曰

太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
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孝授受之懿
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跡泯然元史成于歐陽玄諸公
當無復有所諱又無一語及之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
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
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
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
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

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固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銜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死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躡逼之舉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邸第供億悉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偕也况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

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後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
今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
流銳欲以篡弒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猶
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鉤致其罪偶有刻
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
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
名考之九朝通畧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
至太宗立真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

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強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感此燾桎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搏對太祖火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搏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懸斷者理與事兩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弒者多出深仇急變

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
刃為萬一僥倖之圖于大內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
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
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
狂喪心者且不肯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
為之斷乎其不可信矣矧類要野錄皆託於佛老之徒
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況於無乎余之所篤
信者溫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爾

余初為此辨以告同館之士然猶以考據未的且不能盡諸說異同之故因別為宋紀受終考三卷藏於家

春王正月辨

王鏊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為春為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月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為改月不改時夫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值寒暑不

相蒙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也為蔡九峰之學者曰商書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歷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十

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則何以為異而書之左傳僖
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
月既不改矣孔子告顏回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
帝時何必請改正朔乎為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
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氣
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

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乎曰惟其不便故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者苦之以為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秋冬之名安始哉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始獨不可為春乎午未之

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受之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

以告顏子也

春王正月辨

鄒德溥

春王正月之辨無慮十數家而總其說有五則愚請先
折四說者之非乃後證其定說焉或謂周人雖以建子
為歲首然而不改時與月也魯史曰冬十一月夫子更
而曰春正月也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也魯史曰冬正月
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此二說者以為此夫子所以示
行夏時意也夫子固曰我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

制度豈其以匹夫而改天子之正朔乎夫子患天下諸侯大夫之無王也而作春秋而已則首改天子之正朔其何以服天下且如其說則是周人猶以寅為春而夫子直以子為春是易夏時者自夫子始也又惡在其示行夏時意也此愚之所未解也或謂周雖以建子為歲首而不改時月夫子所紀春正月蓋建寅也必若是說則夫子胡不係元年於冬十一月之上乃每歲輒截子丑兩月而屬之前年乎若曰周人紀年仍自建寅始又

忠在其改正朔也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或曰自古未嘗
改正朔其曰商建丑周建子者後儒附會之說也必若
是說則百代一時也夫子何以曰行夏之時即如輅也
冕也樂也歷代各異夫子較而酌其可行者奈何獨以
百代不易之時而係之夏乎且考之經史諸書周正與
夏正兩者互著苟自古無改正朔之說何以得有周月
而秦人又何緣而以建亥為首騶衍五德劉歆三統彼
亦豈能舉千古未有之事而鑿空造論乎此又愚之所

未解也然則其說云何則愚直斷以為周人固自改之
矣漢書律歷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
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而外傳伶州鳩復載武王伐
殷之日歲在鷄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其為建子
月明矣而書稱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稱惟一月
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正
月可證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雜記孟獻子曰正
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

月之禘獻子為之也冬至之為子月也必矣夏至之為
午月也必矣然而稱曰正月七月則周人之以建子為
正月可證也而明堂位又稱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
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既曰七月之
禘獻子為之則必以正月之郊為故典矣而魯郊稱孟
春焉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可證也周禮州長正月屬
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如以寅
為正月又安所更得正歲乎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

可證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孟子曰十一月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周之所謂十二月者蓋夏之
十月也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詩豳風十月
蟋蟀入我床下即繼之曰曰為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
十月之候而曰歲聿云暮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歲首可
證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元年冬
十月隕霜殺菽若曰以建寅為正乎則寅卯之月之無

冰也亥月之隕霜也惡在其為異也而紀之而申酉之
月尚安有所謂麥苗乎則春秋所書春正月之為建子
又可證也難者曰冬之不可以為春至著也豈謂武周
大聖而顧錯繆至此哉曰謂冬之不可以為春此自後
人習用夏時之久而執之云爾也在書甘誓曰有扈氏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三正之所從來舊矣非周獨創之
也且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自
一陽之復而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

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何為而不可大抵周之正也
本於陽氣之始萌而名之也因天者也商之正也本於
陽氣之上通而名之也因地者也夏之正也本乎陽氣
之已至而名之也因人者也而時以作事則因人要矣
故夫子取夏時焉奈何其必武周之不以子為春也曰
豳風流火之陳小雅徂暑之嘆二月載離之歌暮春來
年之頌此周詩也而舉夏時者何也中春始蠶之詔季
冬斬冰之令此周禮也而舉夏時者又何也曰汲冢周

書不云乎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
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故周禮有正月又
有正歲則周人誠改正朔而夏正固未嘗廢也當時行
之官府一遵時王之制若春秋所載是已而民間猶或
襲稱夏正故詩若禮時時雜舉則議論之書與紀載之
書異也執是而必周之不改正朔固矣曰商書始即位
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月不易也秦書始建國曰元年
冬十月則時不易也豈獨周而易之曰聖人創制立法

各自有度夫安能執商之不易而必諸周乎若亥月之陽氣未至其不可以春固也與周正異矣且子據十有二月之係于元祀也而必商之不易據冬十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秦之不易予獨奈何不得據春王正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周之易哉蓋武王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者也君道也夫子不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者也臣道也愚怪夫世之敢以改正朔屬夫子而不敢以改正朔屬武王也於是乎為之辨

春王正月辨

鄧宗齡

聖人之言無異也而何人之過求聖人如此其多歧也何也聖人之心有為議道法而言者有為紀國事而言者議法者欲其詳故揆古以酌今紀事者欲其實故不敢創一字不敢易一言遵國典也為下不倍之義也春秋者夫子所以尊王道昭國法誅奸雄警僭竊慮至遠也非孔氏之書而魯國之史也為魯之史則當遵周之正奈何以論道之書而並觀之也故凡春正月者史之

舊文也加王於上者孔子筆也若曰王道寢微羣雄日熾吾假是以扶人紀遵時制則意念深矣非謂其必改周正而行夏時也乃儒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周人不改時與月者曰改時不改月者曰改時與月者為不改時與月之說者自蔡九峯氏始彼蓋以七月流火莫春來牟孰非周詩乎而何其皆夏正也不知列國歌詠異詞未可以概論也為改時不改月之說者自程伊川始彼蓋以從夏尊天從周尊王不為兩得乎不知於夏

為反古於周為倍時非所以示訓也為改時與月之說者自左氏始彼蓋去古為稍近而於理為近正也吾何以知之請證以春秋而旁及於諸書可乎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使其夏正則冬而雨雪春無冰秋無麥苗冬霜殺菽宜也而春秋何以書以其為周時周月也此一證也書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惟一

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使皆以寅月為歲首則
泰誓武成又何以書以其為周時周月也是又一證也
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為其以周時周月也是又一
證也諸如此類不可勝舉而議者徒執大傳之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以為詞不知文王在商而彖易夫
子在周而繫易固明道之書非記事之史也況自一陽
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
六陰之坤而為秋冬王文成嘗備述之矣而胡見其為

異也大抵天下之事出於耳目所睹記者猶紛紛迄無定論而况據其簡策追究千載之上能一一而符合之乎所可信者惟此心此理而已况典籍所載有一卷之中而前後異論者有一人之言而始終異旨者又何可勝數也如必盡舉而詰之則彼甲此乙百喙無當也苟直以理斷之則未有不可信者苟舍正理而取信於諸書是惑也援諸書以証而強為之解者亦惑也世儒求其說而不得而曰以夏時冠周月是夫子作春秋以警

借竊而顧變易天朝之正朔借孰大焉則惑之甚也或曰必如周將必寒暑乖異分至啓閉自相悖戾何以成歲功哉然杜元凱汪克寬諸人皆號稱歷理一則依周正以作長歷一則以唐歷遡之日月星辰無一不合其歷歷可考也如此且周禮所載雖皆周正然有正月又有正歲者何也正月者周正也正歲者夏正也意其並用乎先儒又云朔改正者獨於是月行朝覲會同者頒朔授時耳時月無易也不知三王之禮樂政事代自為

損益而何獨一正朔乎且既已行朝覲會同頒歷授時
矣烏得謂之不改也正朔既不改則周已行夏時矣孔
子又何以云行夏時也吾是以決周之改時與月而孔
子從之也所謂不改月與時與改月而不改時者愚未
敢以為然也

乾
坤
寶
曆

明文海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懋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何茹連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辨三

辨通鑑綱目書漢亡

何喬新

炎興元年十一月魏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
諶死之漢亡尹起莘曰書漢亡者以見漢之自亡非艾
輩所能滅之也君子曰尹氏之說非也子朱子之作綱
目上下千餘年其紀亡國多矣未有書某國亡者獨於

此書漢亡乃綱目之特筆也昭烈帝室之胄也忿奸臣竊命漢鼎將移志欲芟刈羣兇以復高光之大業不幸天命已去力挽不回及曹丕篡位乃即位武擔之南噓炎燼於已熄宣烈祖之重光其名甚正而其義至宏也自陳壽諂晉其作三國志尊曹而抑劉於昭烈父子不稱漢而稱蜀蓋絕之於漢也司馬氏因之遂以黃初之年接建安之紀蓋謂漢已亡矣子朱子之意則以為一脉尚存不可謂之亡昭烈父子建號隴蜀祀漢配天者

四十有五年是漢未亡也及鄧艾兵至成都帝禪不用
皇子謀之言而用譙周之計于是赤帝不祀而漢統絕
矣故特書漢亡非亡于奉帝為山陽公之日乃亡于鄧
艾至成都之時也尹氏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是惡
足以知大賢筆削之旨哉陳子桎之續通鑑綱目其知
此旨乎故岷山之破特書宋亡蓋以巴延入臨安宋猶
未亡也及帝昺蹈海宋始亡矣由是觀之陳壽書丞相
亮討賊之師為入寇姚燧詆陸秀夫之屬為逋播者真

名教之罪人也

黑水辨

李元陽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源出某山流逕某地或謂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湮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南蠻之地此皆出於臆度不足為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尋而入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

之水惟今滇之闌倉江潞江二水皆由土番西北來蓋
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並泓湧皆入
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
外皆蠻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闌倉江由西北迤
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
為漢人水外即為緬人則禹之所導于分別梁州界者
惟闌倉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鬣人濮人以今考之
皆在闌倉江內則闌倉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地里志謂

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泔水西流入于洛故
闡倉江又名洛水言脉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
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
則闡倉江之為黑水益彰彰明矣若三危山即不在麗
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
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
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為論傳者未嘗知三
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

水為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
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
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入隴蜀則
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旖然黑水之源正在旖頭
故雍以黑水為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為南界
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
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梁州可移而華
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

楊墨辨 何炯

甚矣老氏之害道也。百家之學實宗老氏。自其有老氏也。而後有楊墨也。自其有老氏也。而後有申韓也。申韓求老氏之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刑名而不疑。楊朱墨翟求老氏之說而不得。各得其虛無淡泊之偏。而遂倡其猖狂浮游之論。是以流為我兼愛而不悟。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夫

道德刑名之歸相去遠矣苟知刑名之原于道德而道德之為刑名也則其為我兼愛又何惑于老氏云今夫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楊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為父子兄弟者舉皆歸于墨也而老氏不為為我不為兼愛獨其于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君不足忠不忠其君則不復致其身不愛其父則不復竭其力此其勢之所必至者特以老氏之道辨之而無所窮

攻之而無所間也故常以翕張取予之術玩弄天下而天下之人卒莫辨其所歸此其所以為異端之尤惑人與老氏之道有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墨子得其慈與儉故其學主于兼愛其言曰慈故能勇儉故廣摩頂放踵有所不愛不亦勇乎墨子思以易天下也不亦廣乎然而反天下之心而天下不堪縱彼能任奈天下何哉楊子得其不敢為天下先故其學主于為我其言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拔一毛而不以利天

下則天下之故不以傷其身不亦長乎然而吾不以一
毛利人人亦不以一毛利吾也雖欲久長不可得矣嗟
乎何楊墨之不善學老氏也老氏者無所是無所非而
卒歸于無有故其縱橫堅固而不可破而楊墨者是其
所是非其所非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兼愛者為為
我之所議其說有時而遂窮噫何老氏之謫而楊墨之
愚也老氏以其全而兼二子之偏二子以其偏而失老
子之全然則老子之不以利器示人類如此而二子者

猶不免於悲絲泣岐之迷與嘗謂老氏之有楊墨猶吾
夫子之有顏曾顏曾各得聖人之一體而不害其為聖
人楊墨各得老氏之一偏而遂別為楊墨蓋聖人之道
雖一言一行皆可以成其身而老氏之術則捭闔變化
反覆百端不得其術不可以相用雖然楊子有言矣生
相憐也死相捐也相憐之道勤能使佚飢能使飽寒能
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不含珠玉不服文飾不陳
犧牲不設明器也此其摩頂放踵以薄治喪之遺意與

墨子貴儉貴儉則不能兼愛不能兼愛則不得不復於
為我故曰逃墨必歸楊其此之謂也世謂楊墨之學不
相為用也又謂楊宗老氏墨宗大禹故吾有是辨也以
自附於太史公申韓之議

阡陌辨

失名

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經界壞解之曰凡田南北曰阡
東西曰陌其義非也蓋古者聖人計口授田編戶齊等
八口之家無過百畝使人廬井有伍勞逸調平富者不

敢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况乎涇渭豐鎬之間周家肇迹
歷世營之其為溝塗封植尤為嚴整故其民盡力畝畝
其所入有分下無餘貨而上亦不得多取秦既承之隳
圯成法尚功力鬪惟利之趨尊獎兼并之人以倡豪武
而商鞅復開阡陌之禁受田者不復以計口為限故阡
之義千也陌之義百也或規千畝而為阡或規百畝而
為陌各從其便而購易之溝塗縱橫割畫自任於是巧
猾之萌肆無品制上戶累鉅億之鏹占業侔封君之土

行苞苴以干宮陞養劍客以威黎首而人主方貪其賄
潤殊禮寵之若烏氏以牧豎比諸侯釐清以攻丹稱國
賓至于下戶跼蹐無所峙足乃父子蓬首奴事富豪躬
率妻奴為之服役故雄擅者席餘而日熾卑陋者躡短
而歲促當其時秦家雖計效目前收旦夕富強之利而
黎民惋憤無復安堵之思易于倡亂此阡陌之開為之
禍本也如直以東西南北為界而云盡壞其溝塗封植
之舊以為田號為地無餘力則脫有水旱胡以恤之是

自斃也雖至愚者不為而商鞅欲以富強其君必不然矣

雜辨三首

顧璘

或問曰鬼神陰陽之氣也烏乎靈顧子曰氣之所聚精必歸焉精也者宰萬物而善應者也故山川土木風霆雨電之應通乎人道矣又問曰雖精亦氣也烏乎能靈曰人之生固二氣之聚也血肉凝而為心淵然中處精者居焉故具衆理應萬事其神廣矣及其死也則精

者散焉復為槁木也已謂鬼神為氣而勿靈亦將謂人心為血肉而弗靈也可乎是故氣聚必有精精斯靈矣靈則無不宰也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世嘗稱士大夫通塞曰命豈不信然哉抑余嘗為知道者言人生有命一通一塞而已若國家之興亡則一時人士所概禍福焉不可以人人徵也漢高之興吹簫屠狗販繒之徒悉位卿相豈其五行皆當拔興之數哉故太史公曰高祖功臣之興時如此云蓋究此義也及其

亡也黨錮之禍遍天下非必諸君亦會其凶度若是同也蓋國運繫之矣國之將興福逮乎天下焉國之將亡禍逮乎天下焉大舉小從天之道也譬諸火災都邑斯都邑災也而欲切切焉戶推其厄豈不泥甚矣哉聽者然吾言

或問湘山浮屠之中有唐僧真骸至于今存蓋數百年矣土人祀禱輒應若是其神乎顧子曰人之身猶木也生則氣附死則氣離氣且離矣靈將安附夫榘楠杞梓

其伐也能使材充棟梁備器用而已顧安能使其枝葉
扶踈而上出乎彼人者今亦槁木而已人固嚴之而謂
其有靈者愚也或又曰禱而應何哉曰子不視其所託
乎山川之靈是謂鬼神四海五嶽是已湘山之南粵興
雲雨蕃草木育禽獸百物成化萬民歸心化之所成是
謂神靈心之所歸是謂感應彼託而居之其智固遠而
南方之人無賢不肖嘒嘒然舉造化之情而歸之槁骸
豈非大惑矣乎今夫聚土木之像而禱祀應者精發乎

其人也夫既有若湘山者雖無若人居之吾固知其靈矣又問曰其體之不壞何也曰若今之皮革然率不信宿而壞者也苟法存而器藏可歷數十百歲無壞曰其始能自存之何也曰彼道也聖人所不語吾烏乎聞

五行辨

王廷相

禹貢言六府洪範言五行其義一也謂此五者流行于天地之中切于民用不可一日而缺治天下國家其政所宜先者如溝隧灌溉水政也昆虫未蟄不以火田鑽

燧改火火政也井田疆理土政也鼓鑄陶冶金政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木政也水土平而後五行之政修五行之政脩而後庶政可舉是五行者王政之根本不然則民用有缺民用既缺則民生不遂雖有庶政安得順而施之古之聖人其論五行之義如此而已自夫聖王之政衰而異端之術起始有以五行分配十二支于四時者矣始有以五行配五臟六腑者矣始有以五行名星緯者矣始有以五行論造化人物者矣斯皆假合

傳會迷亂至道遂使後之儒者援緯附經擬議造化其隨聲附和者浸淫為怪誕之談而不知其非嗟乎後世所以囂囂也且夫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者也安可與之相配地闢矣人物即生之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吾恐其生之必後於人物矣謂金之氣生人得乎哉且夫天地之間無非氣之所為者其性其種已各具于太始之先矣金有金之種木有木之種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各各完具不相

假借五行家曰人一身具五行故曰五行生人嘗觀于木矣
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
也又何異于人哉然則謂人生木不亦可乎此義也惟
張子正蒙乃獨得之其曰陽陷于陰為水附
于陰為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襍故木
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也
金得火之精于火之燥得水之精于水之濡故水火相
持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

際也由是觀之金木者豈非水火土之所生乎然則周子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非與曰此惑于五行家之說而為言也何以言日有進退乃成寒暑寒暑平分乃成四時于五氣之布何與焉其曰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皆假合之論土無歸配于四季其謬妄尤甚焉何也土之氣在天地之內何日不然何處不有何止流行于季月何季月之晦尚存而孟月之朔即滅其滅也歸于何所其來也孰為命之聖人精義之學決不如是然則天一生

水之說何如曰此緯書之辭而儒者援以入經也何以言之水火者陰陽始化之妙物也故一化而為火日是也再化而為水雨露是也今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庚於造化本然之妙可乎夫有地即有土矣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曰天地以造化言尚未有土矣則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其抵牾不合又如此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何如曰此以四時流行之氣論五行也又曰水一木三土五皆陽

之生數火二金四皆陰之生數何如曰此以天地奇耦之數論五行也又曰天地生物先清輕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為清輕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此論何如曰此出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前二說出緯書假合之論後說雖出周子俱非造化本然之序矣且夫天地之初惟有陰陽二氣而已陽則化火陰則化水水之渣滓便結成地渣滓成地即土也金木乃土中所生五行本然先後之序如此後之學者乃不

於是而求之怪怪然惟五行家自信亦何不思之甚哉
或又曰五行以氣言非論其質也曰吾已言之矣天地
之先氣種各具于元氣不獨五行而已也

泰伯三以天下讓辨

王漸遠

予按仁山金氏謂太王遷岐乃在商小乙之世值高宗
之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年而生文
王是太王當商之盛時未見其衰也胡為有翦商之志
哉況太王前日能遷國以避狄人於相侵之時而今日

乃欲取商於未亂之日太王之心必不如是之悖也而集註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則失之誣矣又謂不從之說見于春秋傳及觀吳越春秋則曰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乃託採藥逃之荆蠻古公將卒季歷讓國于泰伯泰伯三讓弗受古公卒二人赴喪復逃之觀此亦未見其不從之事也而勿軒熊氏亦謂翦商乃魯頌夸詡之詞與書肇基王迹意同非真有也余因是而推焉自古聖

賢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堯舜但知天下之不可托于匪人也故不傳于子而傳于賢禹之不傳于益而傳啓知其子可托天下也太王之欲傳于季歷知其孫之可托天下也秦伯知而逃之知其猶子之可托天下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知其次子之可托天下也古之聖賢以天地之心為心故于其可托者而托之所謂以天下為一家惟盡吾萬物一體之念盖有天下非之後世非之而不顧

者矣且夫古公不忍以土地之故而殺人則必不以匪人而殺天下可知矣集註又謂秦伯之心即夷齊叩馬之心益不然也太王當商之盛未嘗有翦商之心胡為而有以臣篡君之嫌哉後儒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使太王之心不得白于天下而秦伯之心亦不得白于天下而文王之

心亦不得白于天下矣是故聖賢之心皆為天下也秦伯三讓之心亦為天下讓為斯民讓也至商周之間文

武之道大被于天下天下陰受其賜而人莫知之故曰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此所謂至德也予又讀二
程子之言益信之不疑明道曰秦伯知季歷之賢必能
開基王業故為天下而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秦伯三
以天下讓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秦伯以天下之故而
讓之不必為革命之說乃知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

陶潛書晉辨

盧格

綱目書晉處士陶潛卒潛字淵明侃之曾孫也自以先世為晉宰輔恥復屈身後代今按淵明自叙云長沙公於予為族祖同出大司馬陶舍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則侃與淵明分源五百餘年不知梁統何據而本傳稱為祖孫自後論淵明者皆本于此有謂其年書甲子者有謂其志似子房者雖多褒詞殊非據實要之淵明為人閑靖寡慾恬淡樂道初無舍己為人之意故其著於詩文和平深粹亦無怨尤迫切之詞天性自然

不待勉強求之於古其所謂逸民者歟惟熟讀其詩文則得之矣

詩亡辨 盧格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愚按詩者風雅頌之總名非特言雅也亡者喪失之謂平王東遷雅不作爾非亡也黍離十篇本王國之風故列為王風非降也昔周盛

時上至郊廟朝廷下至鄉黨里巷莫不有詩天子巡狩
陳列國之詩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此詩之所以盛也
及幽王為犬戎所弑國都破滅而四詩俱亡矣四詩既
亡則天下風俗政治無復可考此春秋所以作也或曰
詩既亡矣三百十一篇何所本乎曰周自文武至于幽
王三百餘年中間若成康之刑措宣王之中興外有千
八百國陳詩詩之云多不可勝數今所存者二雅僅百
十篇三頌僅四十篇二南二十五篇豳風七篇其他邶

鄙而下俱春秋時詩疑魯樂官所藏或夫子採拾而得者故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曰西周遺詩寧無西周國風則其間也理恐未足繫之以詩詩曰

周詩三百篇篇篇似珠玉雅頌共百五國風特百六二南正風首列國變風續小雅燕饗樂大雅朝會曲頌為宗廟歌盛德被絲竹四詩未嘗亡孟氏云何譎昔周全盛時恩威被草木朝廷雅頌興問巷風謠足幽王自不君犬戎肆荼毒

宮廟變禾黍篇章盡溝瀆汲汲魯中叟憂世長
痛哭國風千萬篇一散不可復幸有雅頌南家
傳人誦讀并拾春秋風列為四詩目孰云黍離
降王風本民俗中有淫奔詩豈與雅相屬寄問
鄒國公公喜云戢穀是非一朝明願爾繼芳躅

揚雄

熊過

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揚雄上云
爾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揚雄辨疑異今所著新論具

在也然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叔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甘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卒然則漢書所載甘泉已後訛舛實多善豈非有證于論耶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太玄淵奧奇澁故其體裁辭氣區別烏有所謂同功異曲者乎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稱後谷子雲者永也豈大家續書米顛未精誤谷為揚乎初雄被薦待詔承明

之庭庭在未央宮霍光傳太后駕幸未央宮承明殿罪
狀昌邑王則其必嚴重矣按翼奉傳連言前殿曲臺漸
臺溫室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解嘲云登金馬上
玉堂按後漢輿服志蓋黃門東有所鑄苑馬勢故曰金
馬雄時待詔承明故得由金馬入宦者黃門之直上達
玉堂翼奉傳曰奉待詔宦者署雄之給事黃門亦謂此
也晉灼以黃屋非人臣所居因曰廬于門矣猶未遠張
晏以為直于石渠閣不亦遠乎石渠者本南引滄水下

流轉北為渠閣在石渠之外祇役趨命勢相遼遠若其
校書則石渠有蕭何圖籍在焉假使石渠有直廬之便
乃舍之而校書于天祿閣則于情理亦有可疑天祿石
渠二閣雖並在滄地水北於滄地水益北又別為明光
桂宮中間不言天祿又在明光桂宮之北矣人情地勢
不亦迂遠乎然則雄不寓黃門則不應直于石渠閣又
烏得遠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也漢自惠帝始居未央
非若高帝以前居長樂故今就未央言之也其從閣自

殞豈有生理既云位侍郎給事黃門又何為官之拓落
不觀非聖之書何為復作符命前後自相詆誤永始四
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傳同時課其生平雄卒丙辰未
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為莽大夫
校書投閣者果何人耶雖然誤與誣未可必也稽康傳
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恥事二姓者而肯以莽大
夫為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探賸既絕窺踰
故致譏謗子雲獨悲太玄之不遇耳假說託依謗以厚

誣雄法言比莽於阿衡者皆是也悲夫楊廷秀有言班固經術不如揚雄則誣以阿莽嗟夫固豈必誣雄固書所叙與典籍不合者衡條上之惜哉衡所條者不可見也雄書衡尊以為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惜哉衡所條者不悉也或曰劉向何以校書天祿也曰不同也漢元帝北闕上書奏事謁見之所公車司馬在焉漢以光祿大夫為中朝而天祿在北趨北闕為近方為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正中朝官故可就天祿校書雄本待

詔承明止應于蒼龍東閣出入無緣却轉而北予嘗疑漢書之地有二待詔金馬者校石渠列中朝者乃校天祿如此則子雲無殞身天祿之理不有明驗乎

明文海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三

餘姚黃宗義編

辨四

孔子誅少正卯辨上

陸瑞家

孔子為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予嘗疑其事既而
深維焉果可疑也蓋昔季康子之問政欲殺無道以就
有道孔子親折之曰子為政焉用殺豈有已為政未滿
旬日而即誅一大夫耶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

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其陰陽不教而殺斯為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也以四凶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誅聖人為政殺非所先也明矣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曾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宰予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冉求為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

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惜焉
其欲人自遷於善至廣也正卯既為魯之聞人則亦非
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之首身
異處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僭
八佾之季氏以雍徹之三家囚主君之陽貨此則奸雄
之尤者聖人為司寇正刑明弼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
奸雄之尤者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
兩觀之鬼不亦有辭于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於朝而

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一請於君再請于相君相從則上請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卯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誅又不啻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為而謂聖人為之乎凡此皆涉於無理固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家語左傳國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實出刑名浮誇者之所以自託故如子貢之辨宰予之死皆妄誕而不據蓋欲毀孔氏者為也不則視聖人過高以為聖人政事必有風馳電掃駭人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予之為文於古

寓言之類亦嘗稽取証引然大抵藉之發理道箴世疾
非決其實有此事也吁孫武列陣而美人梟穰首行師
而莊賈戮兵家懲一警百不得不爾然實李勣欲仗塔
立威之習也聖人之兵如時雨有征無戰况政乎况孔
子乎然則正卯之誅蓋斷無其事而不必疑也

孔子誅少正卯辨下

陸瑞家

或曰誅卯之事既涉誣妄然則茲言曷始乎古臺子曰
殆始于荀况也不則亦况之類言之也朱元晦亦嘗疑

此以為不載於論語不道於孟子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誇而猶不言獨荀况言之愚謂况忍人也刑名之學也斯言始於况殆無疑也况惟以此為倡李斯事秦故必以殺為先而還自殺歟然則聖人廢殺矣古臺子曰刑亦兵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虞戮四凶周誅管蔡孔明涕泣而斬諛非能廢殺不好殺耳且堯之所以不誅四凶者子知之乎堯非不鑒也堯於共工則曰象恭滔天於鯀則曰方命圯族豈不鑒哉特以惡未大

著故不遽加以刑耳或亦異其有改也今據家語荀書
所載正卯之惡則亦未著之類矣况行僻而堅記醜而
博罪實未至於可殺何為而遽殺之乎當是之時吾見
三桓之弱魯矣未聞正卯之奪君也此其刑政緩急之
間一庸吏能辨之况吾夫子乎或謂權臣竊權以亂國
其害小正卯偽學以惑人其害大然則春秋孔子之刑
書也誅大夫亂國者耶誅大夫惑人者耶譬諸醫不治
心腹之疾而急埋皮膚之間聖人之治殆不若是之迂

也武王聖人也以征誅得天下猶曰武未盡善孔氏殷人也殷湯以放伐得天下而至德猶不稱焉聖人之不喜殺也一至於此曾謂身為司寇而遂濫殺于七日之間乎彼其他日論治而曰善人百年去殺用我期年而可以此例之縱使正卯有可殺之罪亦當俟於期月之後待於三年之餘况實疑似未著之人乎吁吾恐喜殺者之藉口於聖人也又懼夫妄殺者之見欺於苟况也雖然在正卯則擯之在三桓則法之若神宗之悞用荆

舒李固之失賊不討是畏噎而併廢夫食又孔子之所甚惜也

徐君墓辨 邵寶

徐君墓在襄城北二十里墓前有樹相傳為季札挂劍之處名曰靈樹按史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勿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實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徐即書所謂徐戎詩所謂徐方其地在今泗州季札自吳適魯乃

其所經之道是故過徐君焉襄城非徐地安得徐君而有是基耶樹之靈否不論也且季札適魯觀樂之後遂使齊去使於鄭去鄭適衛自衛如晉未聞其道於襄奚從而挂劍哉或謂古者諸侯有邦交之禮然則徐君適鄭而卒于是亦不可知也獨不觀乎史稱季札還至徐徐君死則其死在徐也明矣其曰解劍繫於塚樹則其塚在徐也亦明矣於是過於是弔奚不可知而必為之曲說乎予讀一統志泗州城北則有徐君塚云或曰襄

又有徐君故誤稱之

醫辨三首

李濂

嘉靖己酉夏六月余避暑於城南墅客有造訪者留酌林木之陰偶談及醫事數條間有溺於舊說之非者余劇論以闢之客既去豚子曰請盡識之以破積疑余憮然曰六經註疏承偽襲繆者亦多矣寧獨是哉聊漫錄之俟質正于有道者

李子曰虛心察理乃讀書之要法而杜撰穿鑿輒自立說以騁已見最學者所深戒余嘗讀素問至移精變氣篇黃帝問曰予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註曰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勝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此說本無可疑而全元起以祝由為南方神是誤以祝由為祝融其謬固不待辨近世陳定宇櫟乃引書秦誓篇祝降時喪以解之而訓

祝為斷以為轉移自己之精神變改其所感受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而斷絕其受病之由則其病自己與下文岐伯荅辭意不相貫予不敢從也按韻書祝詛也與咒同書曰否則厥口詛祝是也竊窺素問本意蓋言上古之人處恬澹之世嗜慾寡少邪不能深入凡厥疾患感受輕微不必毒藥鍼石故可移精變氣祝由而已觀岐伯荅辭可見定宇乃謂詛祝實素問之大禁而引拘於鬼神不可與言至德為說殊不思拘于鬼神不可與

言至德謂志意邪而好祈禱者言也非是之謂也周官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音刮殺之齊細才

反曰祝者即此祝由也夫醫之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

南史載薛伯宗善徙癰疽有公孫泰者患背癰伯宗

以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為之痿損即

其遺法孰謂天下無是理耶唐王燾氏著外臺秘要一

書而符水咒禁咸在焉朱丹溪亦曰外臺秘要有禁咒

一科乃移精變氣之小術未嘗謂其無是理也定宇獨

不之信而著論非之亦幾于強辨矣善讀書者何事於杜撰穿鑿輒自立說以騁己意為哉杜元凱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學者果能玩味斯言則虛心察理之方思過半矣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則使醫分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註曰全愈也謂

每歲之終總考其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祿以為五等之差必十無一失始為最耳李子曰此解經者之誤也且人之受病有淺深故治療有難易乃若偶爾違和感觸輕眇雖初學醫之士一二劑可愈也假使醫緩遇晉景公疾者三四人扁鵲遇如齊桓侯疾者三四人太倉公遇如曹山跗疾者三四人皆弗能使之生然則三子者果下醫乎或曰十全為上非為十人皆愈也言診視之頃即知其孰可治孰不可治遠則期歲近則期月

又近則期日十人之安危死生無不中者故以為上而食祿獨厚蓋優之也李子此說得之

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君子用藥之當審也蓋以其父祖子孫傳習既久術以累葉而精脉以診多而驗藥以歷試而效故抱疾者倚之以為命度不至于有誤也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意亦如此世儒不達厥旨乃為之解曰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雷公鍼灸二曰神農三曰素女脉訣脉訣以察

理本草以辨藥鍼灸以祛疾非是三者不足以言醫故記禮者云然李子曰為此說者何其好奇之甚而果于立異也博雅如宋景濂亦從而喜談之甚矣讀書察理之難也雖然斯言也亦道其常惡可泥此以為擇醫之準乎且古之名醫如扁鵲太倉公張仲景華元化姚僧坦許智藏諸子皆自我始業未聞其先世有精醫者神功異蹟流傳不泯又何必于三世哉即論近代如劉河間張潔古張子和李明之朱彥修輩皆非世醫也著述

滿家而並著顯名於天下今之學醫者咸師宗之如學者之於瀟洛關閩然惡在其為世醫也是故三世之說君子不泥焉

濟池靈石辨

李濂

河北之濟源縣蓋有濟瀆廟云廟中有二池世所傳濟源池是也予遊濟池徘徊池上見廟之裏門有石碣一刻記云大漢通容元年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為商泛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

封付繼安命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焉池前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廿日再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予徧考史冊兩漢蜀漢五代漢並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為此記以欺愚瞽而又繆塑繼安像於廟門像前寘大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為即昔所擊之石大可笑也且其事竊倣柳毅傳傳書洞庭君之事但

改擊槓樹為擊石耳抑豈知柳毅傳書之事亦好奇者
為之而非理之所有者乎嗟乎正學不行邪說競作神
仙鬼怪一切不經之談鑿石刻書假託傳播格物窮理
之君子固弗為之感而庸夫俗子或從而信之是不可
以不辨嘉靖乙巳春三月夷門老人李濂書于濟池之
天慶宮

顧命辨

周復俊

蘇氏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

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可以
援也予曰禮孰為重君為重親為重天下次之成王顧
命傳於康王君命也親命也以天下基業之大畀于後
人而明述文武之大下及經遠保世之格言諄諄切戒
于彌留之頃其命顧不重歟豈直一嫂之溺已乎而何
可以喪服受也夫親有三年之愛則子有三年之喪而
服之必三年者所以明其為子而盡乎子道非曰服在
子而有所加于親也蘇氏又云禮將冠子未及期日而

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羣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噫甚哉蘇氏之情於禮也冠者親正子道於始顧命者子受親命於終其大小輕重固自區別也故子之冠而或有齊衰大功之喪親曰是可以喪服行之乎故子冠而以喪服者臨之以親命也顧命則子之受於親而可以喪服承之乎蘇氏云晉平公既喪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君使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其以嘉服見則

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命也曰此又蘇氏之情也國有君喪而列國之大夫皆往弔諸大夫皆賓也賓不可以加諸君父故叔向之辭禮也要之諸大夫之見可以已者也可已而已之故曰禮也康公于羣公之見其可已乎今顧命之禮康王既以嘉服見羣臣而受棗黃玉帛之幣者所以明其為嗣君而以冕服受先王之顧命者所以明其為臣子而受君親之命不可輕也當是時召公畢公洎在廷之臣其於行禮之際亦議之熟

矣孰謂其失禮乎藉使失禮孔子刪書當先削之矣既而羣公皆聽命相揖趨出王即釋冕反喪服三代以上嗣君受顧命之禮委曲詳密僅見此篇自是而後惟見新君即位之文而未聞先考臨終之命故其禮邈焉而莫講耳

禮辨

周復俊

或曰婦有七去非聖人之言也夫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去之宜也不幸而

惡疾而無子夫豈其所欲哉為夫者值婦有此安于義命存之可也而去焉無乃不仁乎予不其然子言之也者親之枝也是身非吾之身親之身也祖考以來之身也重莫加焉今婦有惡疾如風癩且將延及吾身而遷染於子孫禍莫大焉於此坐視而不為之處是豈知愛其身者乎不愛其身是不敬其親也不孝孰甚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斯言至矣乃今不憫其無子而若將遠之此必有妬心者也已不宜子而妬焉則必

至於無後矣此聖賢所深絕者也假令自歎於生子而推其妾媵俾得侍接於夫肅肅宵征抱衾與裯有小星之風樂色以進于君而已不淫有關雖之行則其夫尊之敬之沒身不衰矣而何忍薄之乎夫疾者六極之一雖人情所不堪而亦非聖人所惡今疾云惡疾必非恒疾之比而可不遠之乎夫孝以似續為先宗祧為上以惡疾而累吾身且及子若孫非獨忘親且忘厥祖矣仁孝者不為也而況於絕其後乎多言尚去而況於斯二

者乃更無更張之術乎通於此者可以知古人立言之意矣

周禮辨周復俊

周禮有冢人之官凡祭于墓為尸則祭墓之禮周公已創立之矣張南軒云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廟墓以藏體魄而祭之於義何居其言非也吾鄉先達陸文量先生有言為主之木與吾親平昔神魂素不相干特以禮制所在人心屬焉故

凡有事薦祭惟主是尊是親而况親之體魄乃神魂之所依載安知委魄之後神魂不猶依於此乎盖魄有定在而魂無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諸陽或求諸陰或求諸陰陽之間不敢必也故以墓祭為非禮者泥古忘親者也行之無害也予謂陸先生之言達於禮矣今代清明掃墓天下士庶皆通行之而從厚者或於十月朔亦率其家人展墓焉此即古人雨露霜雪之思也顧時祭不獨於廟而今此必於墓者以吾親體魄所棲一歲之間

兩瞻望焉非數而煩也斯禮也其以義起者乎

熠燿辨

徐思曾

詩豳風東山之篇曰熠燿宵行毛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崔豹古今注亦云又曰一名燿夜腐草為之今以其說質諸月令良然王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則熠燿之為螢自漢以來則然矣孔穎達曰宵行夜飛也至朱子傳詩始以宵行為蟲而以熠燿為明不定貌蓋本陸璣飛而有光之說及以下章熠燿其羽例

之亦皆可通故今學詩者宗之然非所以施於他詩也
張華勵志詩曰熠燿宵流劉良注曰熠燿螢也劉履曰
流飛行也是即毛孔說耳吾有取焉或者非之嗟夫古
人作詩各有所指執勵志以解東山則東山之旨戾而
致誤執朱傳以釋勵志則勵志之旨晦而不明故解經
之法在乎隨文會意不可執一論也且虫有名宵行者
矣未聞有名宵流者也而欲強同之可乎夫宵流既非
虫名熠燿又非螢火則勵志之所指者果何物乎古人

治經必守其師之說故毛不可以為韓韓不可以為鄭
為公羊者必讎乎左氏為左氏者必詆乎穀梁安知茂
先當時之學不為毛詩乎矧朱傳之出在茂先後八百
餘年彼其時但知有毛說耳不能逆探朱說以求合即
使當時已有如朱說者而茂先或不暇考未可知也潘
安仁秋興賦有曰熠燿燦于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夫
熠燿蟋蟀相對而言則以熠燿為螢晉人亦不一矣

詩韻辨

張弼

韻書始於江左弊於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能正我朝始
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唯詩家
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
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
韻特遵今之制耳樂其寬耳試叩以唐韻冬東青清之
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
輕清重濁於其間也噫是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
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制韻正坐不知七音之

當辨直據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諧協固寬也唐韻之齶牙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者何計寬窄也謂遵今之制者非苟同也據天下之公闢江左之偏也觀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宜用正韻且不待辨矣猶慮

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羣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
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倡
傳妄說使高明者亦不得由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
家者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
也况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不知唯取諧
協則傳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
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齟下齟之異也上本
始於東終於山不知偶分及此乃曰日出於東沒於山

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為失寧免
笑乎或曰朱子訂詩書之序破千載之陋使唐韻當易
何無言之及也曰宋以賦取士通併唐韻朱子不當制
作之任其容變乎使朱子生於今日尚泥唐韻乎必不
然也高明者自當有見

四明辨并詩

戴洵

予觀道書謂四明丹山赤水為三十六洞天之第九靈
仙一都會也山頂有石開四窓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

四明予自少小時甚竒羨焉萬厯癸酉春至仗錫寺求所謂四窓者不可得或由道傍豎一方石高丈許刻曰四明山心者是也或曰別有巨石中空可入四邊透明然去寺尚二十里道險不可往予信之遂歸然意常悔之至今萬厯庚寅已十八年矣復至仗錫九月九日決意往尋從西南下峻嶺至谷底大愈溪復上危岡逾絕頂者四五乃至其處而石在山半絕陡峻無路可下乃解脫衣履呼三四土人牽挽寸寸行始得到則石壁面

南開一口可高四五尺俯僂而入僅足坐十許人口上下相連者三因謂不連處為窓耳予行天下見如此者甚多何足云通日月星辰之光而以為竒也及歸過佛巖下見一石高數丈刻曰四窓此亦道傍豎石類耳予思四明之義乃此石虛冒其名察其寔不然蓋寺在半里許一峯絕高予嘗再登之見數百里羣峯以千百可指而數東西南北無蔽遮又此峯最中四面山環繞如內城外又層層環繞如外郭予嘗登泰山雖極高然獨

北去甚長其東南西皆無山直下一望至山麓盡矣故
獨此山可稱為四明正以四望通徹如一故也若曰通
日月星辰之光凡石洞皆然何獨於此山云爾哉予怪
好奇者徒欲觀四窓而以身試不測之險又怪此峯去
寺甚近而不知登覽使四明之真體面不露也故特為
著辯以告後來者毋尚險遠而遺近易且知四明之義
在山而不在一石窓也系之以詩曰

四明古洞天迴環五百里仗錫宅其心羣山此綱紀

左峯最孤絕四顧爛張綺山尖千萬點一一可指取
所以稱四明義正如此耳彼謂石有窓乃在西南底
匪惟幽且偏亦復險而鄙倘欲往尋之步步學緣蟻
夫足下勿谿援手何及矣寄語後來人好為辨茲理
忽適而驚遐達觀良足恥

明文海卷一百十三